



一线故事汇

“把青春交给油田”

■ 陈聪

“在采油队那会儿，一有记者来采访，我就跑到井上干活儿，喊也喊不回来。女子采油队很受大家关注，我嘴笨，人家问问题，我有舌头不会说！”74岁的徐淑英说话急、嗓门大，好像着急要回井上干活。回想往事，如同缓缓打开时光的闸门，回忆从这扇门中射出光芒，50多年前的大庆油田“铁姑娘”徐淑英从中走了出来。

1966年，徐淑英来到大庆油田工作。她当过大庆油田第一油矿女子采油队食堂管理员、饲养员，后来成为女子采油队队长。1974年，徐淑英被授予采油“铁姑娘”称号，1977年被授予石油部劳动英雄、全国三八红旗手。

和一群青年人来到大庆油田那年，徐淑英才17岁。开会时，老师傅跟她们讲解如何测气、采油，让她们学铁人，做铁人，“把青春交给油田”。当时的徐淑英并不理解这句话的含义，但她知道，要学习，要吃苦。一开始，组织上分到食堂工作，负责种菜养猪，搞高温沤肥，她干得起劲。

“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，讲求能干、本分。我在食堂工作，地都是我们自己种，菜也是自给自足，我就琢磨怎么把肥料造得精细一些，让庄稼长得更好。”徐淑英回忆道。

那时买粮没有车，徐淑英一个人用自行车推，用肩扛，来回十多里路，从不叫苦。有一次下大雨，采油队没了余粮，她冒雨出去，光着脚回来，硬是把50多斤粮扛回队里，保证了100多人按时开饭。

后来，徐淑英成为女子采油队的一名采油工，同时兼顾食堂的工作。

“当时还管着食堂，要养猪喂猪，种地犁地，到了女子采油队，除了采油，还负责队里的生活采买。后来，我们买了两头小毛驴，用小毛驴拉车运粮。那会儿，我们都有积极性，都想着干活不输给别人，人有了信念，再高的山都能爬上去。”徐淑英说，往回运粮时，遇上小毛驴眼睛迷了，自己就用舌头帮它舔；一摸毛驴身上都是汗，就让它歇会儿，自己架起驴车架子往回运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大雪纷飞，为尽快拿下一口积压井，女子采油队的姐妹们冒着刺骨寒风抢进度，手冻麻了，脚冻僵了，喷出的原油溅在身上，工服冻成了冰盔甲，大头鞋冻成了冰疙瘩，但大家咬紧牙关苦战三天三夜，终于打开了积压井，实现日产原油30多吨。“那时候，我们个个都是‘铁姑娘’，处处打头阵当先锋，不服输那劲头，连男人们都服气。”徐淑英满脸自豪。

管油井时间长了，徐淑英也成了量油、测气、清蜡、扫地“四小医生”，就像人生了病，大夫一号脉就知道是什么问题。有一次，一口井的旁喷管坏了，炉子怎么加水液量都不加，她到那儿一检查，就知道是里面的旁喷管漏了。



后来，“铁姑娘”的名声渐渐在井场传开了。大家休息时，“铁姑娘”不知道休息，在采油岗位很多年都不回家。“咋不想家？有时候也想家，也哭鼻子，可当时生产需要人，把男同志都抽去搞作业、搞测试，干更重更累的活儿，采油队的女同志就得顶上。”徐淑英说。

在千千万万战天斗地的大庆人中，徐淑英成为铁人王进喜一般的“铁姑娘”。交谈中，我似乎能感觉到她肩上曾经扛着的常人难以想象的重担，但她的讲述却始终沉浸在幸福的回味中。唯恐这种幸福无法

传递给我，她滔滔不绝地诉说着、回忆着、比划着，让我也沉浸于大庆人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中，沉浸在好似第一股工业油流喷涌而出的激动中。

2004年，徐淑英退休。井场远了，青春远了，可“铁姑娘”的干劲还在。“人再富有，可精神不能丢，这一辈子都不能丢。什么精神？就是铁人精神！”徐淑英拿出自己养老金中的一部分，多次捐给养老院。连续十年春节，她到乡镇养老院照顾老人，和老人们一起包饺子过节。

“我给自己定了计划，退休以后头十年，

一年要跑养老院里的100户困难户，做点力所能及的事，全省哪儿都跑。干到65岁，跑不动了，就发动年轻人接着跑。有一年过年，我身上带了3000块钱跑了几个养老院，回去‘溜光（花完了）’！那天我一天没喝一口水，回家躺床上一歇，感觉心情可好了！”

在一张张泛黄的照片里，当年那个飒劲儿十足的“铁姑娘”，正绽放笑容看着已是古稀之年的自己。那时候的劲头，那时候的志气，她一辈子没改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北京作家协会会员）



■ 李秀芹

宋代时，立秋这天要喊秋，皇宫内将盆栽的梧桐移入大殿，待立秋时辰一到，太史官便高声奏道：“秋来了！”奏毕，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子，一叶知秋，以寓报秋之意。

儿时，我也学古时的太史官，立秋这天跑到天井的梧桐树下，喊上一嗓子，但喊完并没有叶子落下。于是连续喊，喊上半天，偶尔有叶子应声落下，便迅速捡起几片，夹进课本，跟同学炫耀说是自己喊秋喊下来的。

参加工作后，立秋似乎成了心理安慰剂。尤其早晚渐凉时，会格外想念远方的亲人朋友。在那个车马慢的年代，书信是主要的联络方式。

近处的朋友，招呼一声便可相聚，远处的朋友就得写信。立秋这天，我一般会写两封信，一封写给在外地工作的发小，另一封写给家住大山的表姐。



纸上喊秋

夜里凉快，心也静，油灯下铺开信纸，写刚刚逝去的夏天、发生的故事，心里话如泉水般汨汨从笔尖流出。夜深写完，将信叠好，在白天捡到的梧桐叶上写一个“秋”字，夹入信中，第二天交给邮递员。

年年如此，发小和表姐也和我心有灵犀，她们的信会在几天后悄然而至，里面也夹着梧桐叶。虽然各地的梧桐叶差别不大，但在我眼里，一片叶能感知异乡的秋天，纸上喊秋也别有韵味。

发小和表姐，一个在城市，一个在山村，但立秋来信却有相同之处，都是记录夏天的故事，有开心也有悲伤，有欣慰也有困扰，结尾处也会自我安慰——秋天到了，又是新的开始，一切都会好起来。后来，通讯发达了，电话和视频代替了信件。但每到立秋，我们相距再远，聊得再多，也不忘说一句“立秋了”。

其实，我家的纸上喊秋多年来并未停止。立秋这天，先生会在书房铺开宣纸，写字画画，写“故人千里外，蝉三三两声”“露簟荻竹清，风扇蒲葵轻”“睡起秋声无觅处，满阶梧

桐月明中”；画秋风秋月、红叶寒鸦、接天莲叶、秋粮入仓……秋天才开了个头儿，秋景早已迫不及待地跃然纸上了。

发小说，感觉生活平淡乏味时，就去看看野外的风景，四季轮回，节气更替，大自然的起伏变化足以令人心生美好。于我而言，秋日傍晚，趁着夜色泡杯茶，捧卷书，秋天在书香中一页一页打开，也算是一种全新的纸上喊秋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柔橹声里凤凰城

■ 刘薇薇

第一次知道凤凰古城，是在沈从文的小说中，那片朴拙天然的土地像梦境一样深深吸引着我。如今，终于走进湘西，可以身处梦境，感受古城的温柔气息。

凤凰古城有三百多年历史，至今保留着历史风貌，桥街相连，枕水而建。夜幕降临，置身古城中心的虹桥，两侧繁华尽收眼底，沿河远眺，远山也亮起了点点星光。刚下过雨，空气和地面潮湿，为夜色增添几分柔美。沿着青石板街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街巷里灯火通明，熙熙攘攘的人群让古城充满了烟火气息。

下几级石阶，便来到了沱江边。沱江是凤凰古城的母亲河，两侧是保存完好的吊脚楼，一座座榫卯结构的木质建筑鳞次栉比，飞檐翘角。购票上了乌篷船，静静欣赏沿江美景，仿佛忘记了时间流逝。小船在江心缓慢游着，在淅淅沥沥的细雨中，两岸风景像画卷一样徐徐展开，还有连绵不断的歌声在耳畔响起。伴随着柔橹声声，小船仿佛一台木壳收音机，按照自己的节奏畅游在不同的信号里，每个频道里编织着不同的乐声，一首刚听几句就徐徐转



成另一个频道。

与热闹的音乐相比，沱江水寂静无声，小船将船底激起的白色泡沫涟漪推向岸边，岸边忽而飘来青草的味道，江水就这样默默从远方而来，又流向远方。湘西独有的吊脚楼游人如织，远方楼顶的黑色瓦片被灯光映成了琉璃黄，是一种充满幸福意蕴的颜色。小船穿进拱桥洞，一些乐声便被挡了回去，半分钟后，桥洞又吐出了游船。不远处的江心是一方舞台，双人翩翩起舞，为夜色增添了灵动。船抵达终点后又掉头返程，再次路过桥洞，如雨的水帘封锁住了洞门，刚想撑伞，水帘却受到船的感应缓缓打开。

船上的旅程意犹未尽，靠岸后看着小船载着下一拨客人远行，我伫立良久，转身一瞥，看见身边多了许多穿着民族服装拍照的青年男女，他们的脸庞在灯光的映衬下格外明艳且充满朝气。

沈从文曾说：“美丽是平凡的，平凡得让你感觉不到她的存在；美丽是平淡的，平淡得只剩下温馨的记忆；美丽又是平静的，平静得只有你费尽心思才能激起她的涟漪。”夜已深，凤凰古城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，灯火中的酒吧和沈从文笔下堆垛整齐的砖瓦，像一首回望与驻足交织出的现代诗。

次日天还未亮，就被鸟鸣声吵醒，遗憾没来得及欣赏白天的古城就要匆匆离开。不过，看到新鞋染上古城的泥巴，遗憾之感很快烟消云散。古城的魅力吸引着四方宾客，青石板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，让古城于静静伫立中看见外面的世界，听见外面的声音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醒，遗憾没来得及欣赏白天的古城就要匆匆离开。不过，看到新鞋染上古城的泥巴，遗憾之感很快烟消云散。古城的魅力吸引着四方宾客，青石板上留下了他们的脚印，让古城于静静伫立中看见外面的世界，听见外面的声音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

山芋香甜

■ 孙伟

街上烤山芋的味道飘来，特别的香味里，裹挟着浓郁的焦甜，像一缕埋在心里的乡愁，突然被化开。

山芋是我的家乡安徽全椒对这种土种根茎植物的称谓，但在我当兵时所在的中原，以及向北延伸的大部分地区，人们称其为红薯或者地瓜。

春季育秧时节，农人从地窖挖出秋季储存的山芋，埋入事先做好的育苗床中。经过春风春雨和肥料的滋养，山芋苗蹭蹭猛长。此时，收拾好的插苗地，屋脊形的长条垄丘，像

春天的诗笺，等待山芋苗在其中抒情。最好等一场雨后，剪好山芋苗，一根根扦插在垄上，小小的山芋苗很快就会扎根土壤。历经浇水、施肥、除草，山芋苗在垄上蔓延成长长的藤条，有的越过垄沟，甚至翻过别的垄丘。

山芋从长成小孩拳头大小开始，就成为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。饿了，挖出一个充饥，渴了，吃一个解渴。最开心的事，莫过于和小伙伴一起烧山芋。虽然那时也常在家里的灶膛烧，但在田间地头，和小伙伴找来草木烧更有趣。烧熟的山芋在每个人手上颠来颠去，黑灰瞬间沾满双手。待剥开烧焦的皮层，根本顾不上烫和满嘴黑灰，只管大口朵颐。

秋收时节，父亲架牛拖犁，沿着垄丘犁地。铁亮的犁铧，翻开土垄，每个山芋根系下，大大小小的山芋球抱在一起。筐挑篮提，丰收的山芋堆积如山。

留足了自家吃和用的山芋，父亲开始起早贪黑刨山芋干。长条板凳的一端帮上一把镰刀，留出几厘米的缝隙，父亲坐在板凳上，拿起山芋沿凳面向刀口方向一推，就是一片薄薄的山芋干。山芋成堆，刨出的山芋干也成堆，将其一筐一筐抬出，撒在山坡的草地上晒干。

粮食短缺的年代，山芋是半年粮。整个冬天，家家户户几乎都会吃烤山芋、蒸山芋、山芋稀饭、山芋干稀饭，吃法层出不穷。人吃剩下的，留着喂牲畜，不会浪费一丁点辛辛苦苦种植的口粮。

有人说，小时候山芋吃多了，吃出了苦涩，而我只记得山芋的香甜。冬夜里，家家户户用山芋熬制糖稀，再用糖稀配制，制作各种各样的甜品点心，整个村子因此浸润着香甜。山芋糖的味道，至今记忆犹新，更不用说用山芋打粉，做粉条了，用它烧白菜或下汤，是难得的美味。

如今，我生活在城市，过上了从小向往的生活，却远离了故乡和土生土长的山芋，只有每年冬春，当街头飘过烤山芋的焦甜味，不免勾起心底一缕乡愁。（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